

講 座 史 料

史學研究法(二四)……………小林秀雄譯

異國日記(十七)……………辻善之助校訂

民族學の文獻(完)……………岡田太郎

スベルクの征服については、自分に動いた動機を大膽に完成し、彼の心にあつたメタウフエル家の王を讃美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またこの傳説の確實がその證據不十分な爲に疑はるべき強い理由は、その動機がクレマ征服の最初にして唯一なる證人から借用されて、意識的にワインスベルクの征服に移されたのであるといふ積極的な證明である。歴史的補珍本第六の第三卷第十三頁にあるベルンハイムのワインスベルクの忠實な婦人の傳説を比較せよ。之には雜誌ゲルマニヤ、紀元一八八〇年第二五卷第二八六頁にガスター (Gaster) の研究したタルムド傳説があり、之は彼と類似の傾向を持つてゐるが、之には彼の主要動機を欠き、また全然二つの物語の間の連絡を發見し得ざるが故に、ワインスベルクの歴史の史料としては考へられない。ニル・ラウクスマンの詩人及び歌ひ手の口によるワインスベルク R. Lauxmann, Weinsburg im Munde der Dichter und Sängers, Weinsberg 1902 は材料に關する文獻史を大成してゐる。——カー・ウニツェル K. Weiler はこの物語の正真正に於いてウニルテンブルク騎士史季刊雜誌、紀元一九〇三年卷十二に深遠な文獻知識を以て書いた論文を出してゐる。この試の積極的支持はケルンの大僧正がワインスベルクの前の陣營中に居つたことの證明である。こゝから勿論ケルンに於て、また同時にケルン人の紀年家が特にワインスベルクの事件を報告し得たと結論せられる譯である。然し只之によつて私が上に明かに認めた正真正な言傳的傳説の可能が動かされるが、之によつてケルンの僧正が吾人に關する事件を報告したことは證明されず、而して之を證明し得る得る場合にのみ、物語の事實は證明されるのである。こゝには只事件が存在しなかつた場合、僧正はワインスベルクに居つた處で何も報告し得ないことを主張するを要する。かくて僧正存在の證明にも拘らず、かの承認され、また今明白に承認されたる可能性に對する上述の抗議は成立してゐる譯である。

然し傳説の捏造及び引用はいつも必らず意識的に、或は全く偽作の目的を以て行はれるものではない。寧ろ多くの場合無邪氣な空想の戯が不眞の傳説を作るものである。地方傳説の大多數は之に屬するもので、之はある地方

洋海之廣也鼠輩之潛也、非我邦之所能知也、

恭讓王賞元帥功賜衣服鞍馬銀錠、其後三十年

之冬秘書監密陽先生敦之其諱者、奉使我邦、

永堅隣好、爲二國之和親、權陽村爲序以色其

行、又判事双雞先生聘于我邦僑居二歲、作

詩感人心多矣、李唐見其行錄爲之跋、皆是貴

國千古之嘉話也、距今已過兩年、想夫螺山家

之出自耶非耶、振古聘禮之來多々載在國記、

置而不言、近世人只聞鄭圃隱中高靈之誓專對、

而未知密陽双雞之鳴于兩國之間、方今螺山中

學士之選、踰東鯉人之層瀾、歷西海道之艱

難、而後風餐露宿馬背東往、漸達于江府、有

命寓居一精舍、我偶逢之館伴人之宅、書一詩

以代譯語時見之、謂嘗聞日東有我而慕其名

久矣、卽報之以和章、數日唱和數篇、我兒輩

亦屢贈慶酬以爲幸、不以爲僥、嗚呼若夫實爲

元帥密陽双雞之後、則其繼先烈跨絕域之勳、

必不忝祖宗、以揚家聲而善鳴者在是行耶、然

設使同姓異房亦何妨哉、然則密陽双雞不獲擅

美于前代乎、又繼前韻欲使歌之、唯其聲音之

有異同、是之懼而已、

春兮考藝兮偶然欣逢螺山長、我老呆坐只見與阿

戎談、盡有聲兮金石舌、恰似有根之本有源之潭、

李杜文酒欲細論、開元兩鳥翔翹々、六藝芳潤口

痛手拈据、隨可握兮香可含、我愛二程接聖統、

四方兼則河之南、我嫌荆公立新例、青苗保馬失

西成乎、竊竄熙寧苛政亦一秦、載悲楚戶三興漢

章三、吾儕自幼久好古、時勢世事不能諳、筆如

鐵錘、仁義爲田兮、隨俗短髮、若帽不資簪、居

家寒賸樂見前、擊杖叩脛、何不慙、威武不屈大

丈夫、浩氣控折值人腰間鎖、澆漓漏眼利末不務

本兮參々乎、天子藉以居妃嬪三葉、麗眉官避路、

古來老馬嘶北風、春兮考藝兮、相謂可惜不可忘、

螺山詩賦客留別後、回首白雲豈遠覃、

排律一篇呈螺山處士，以述遐思之情 春齋  
聘札異邦信，慇懃來大倭，三韓連歲月，八道幾山河，耶馬堆邊日，長鯨背上波，我方奇觀在，逆旅咏吟多，武野草鋪錦，士峯雪疊羅，神威呈幣帛，兵衛挾干戈，客是俊豪輩，早登進士科，詩篇頻唱和，理義盡磋磨，時務無閑暇，相思爲奈何，

重和前韻，呈廣陵居士朴眞卿

考槃齋

安得與君同在讀書堂，細聽經史子集百家之談，就中服膺聖賢書，窺看聖學有源潭，平生長倚烏皮上，硯碯今，紙白々，墨淡々，筆薺々，唯願窮理入聖域，何必吞鳥慕羅含，廉溪承接千歲統，龜山別後吾道南，程門高弟比肩立，謝在上蔡呂在藍，往時相持川洛劇，從此部黨分爲三，又得張橫渠勇繼臯比，正蒙西銘誘後學，又得邵堯夫皇極經世，宇宙歷數眼中語，朱文公折衷群言發揮孔孟周程之意，素王之忠臣，儒門之冕簪，後

來繼者大學衍義。讀書錄，能論理學遂不慚，能拒楊墨，能排佛老，心有寸鉄握鐔鐔，居是容膝，衣食忘寒飢，即吾生之受用，何求隆樓傑閣海錯陸毛八繭之蠶，與君相逢頻繁交彌熟，半夜鐘聲傳響秋林之風，水路遠々々願得舟航之往來，美哉馮之底績，懷懸地上又加覃，

七言排律呈朴進士，聊舉所傳聞貴國之事故，以問之

同

相離相遇瞥時中，滿耳秋聲聽草蟲，認得朱蒙溫祚迹，緬懷堤上乙支忠，六村部別楊山麓，一統吹來松嶽風，弓裔甄萱皆逆賊，定方李勣奈軍功，笛名呼作波々息，官稱猶傳次々雄，箕準城墟皆茂密，阿斯達昨月朦朧，入朝華夏礼容重，聘問本邦音耗通，康獻大王開創業，累朝行見到無窮，

謝夕顏卷送琉球酒

螺山

琉球國最遠，茫々隔大瀛，山川猶未諳，况乃食物情，我今來日域，幸遇林先生，々々送以酒，

澹澹一壺盈，既起梨花滑，又勝竹葉清，云此自琉球，故以琉球名，平生未曾嘗，豈意入我觥，人情貴遠物，得々欣且驚，一酌即醺然，津液香烈並，再酌便爽然，頓覺身體輕，三酌遂陶然，大道通神明，俄然四五酌，直可除三彭，客愁何處有，宿病無復嬰，顧我萬里人，星槎勞遠行，終年抱消渴，保養失衛榮，縱然喉吻燥，誰勸一杯傾，常過賣酒肆，恨無孔方兄，床頭臥空樽，對案厭南烹，忽得拜嘉貺，不啻瑤與瓊，却忘不困戒，宛作吸川鯨，厚義銘肺肝，欲謝僕展更，從此永爲好，相期數逢迎，

再昨送談字和章二摺稿，未知入照否耶，如或中路

浮沈，更寫以呈，幸示及，

答螺山

夕顏卷

昨日於營內，造顯觀面，不通譯，遺恨難拔如癡本，御前礼畢，欣歡想像焉，即今謝贈中山國酒詩，忽入我手，誦之則一盃々々至于數盃云爾，

雖玉川子七碗生腋風，亦不過此，酒云茶云，其嗜好不異，則到蓬萊，何遠之有，日本有蓬萊，足下知之耶，彼琉球何隔瀛海哉，文房有道家仙山即是身裏，五城十二樓，雖萬卷丹經，爭及乾坤坎離之備于我，呵々，且昨之昨，借岡濃牧之便，以遣一封，々内裏余并兩兒輩之拙詩，既達否，訝之，請待告報耳，足下所寄談韻，再和二首，使侍童書來云々，疇昔早達，多謝々々，其未酬之詩，檢笥中而賜和，則又幸之幸，竟望無它，

和朴進士謝余贈琉球酒詩韻

同

李唐有學士，要津共登瀛，俊逸朴學士，自話山海情，偶爲日本客，元是朝鮮生，漸聞葉風々，應歌花盈々，酒來中山國，未得聖人清，聊代芍藥贈，欲亂松醪名，寸忱分我勺，一掉充君觥，作詩爲謝我，暗使鬼神驚，奇語與健筆，只訝二難并，忽感玉音重，却愧酒功輕，白衣人何在，



千歲憶淵明、石髓已噓烈、雲母不慕彭、我口含  
兩齒、靦面對董嬰、宇宙常如此、任他歲月行、  
不求浮雲富、何誇閭里榮、邂逅逢知己、程孔蓋  
猶傾、乾坤大父母、四海皆弟兄、少時若留滯、  
且坐蠶茶烹、請看西嶺雪、秋天影如瓊、旅窓紀  
行錄、乘醉聽華鯨、同來若干輩、問月應酌更、  
長吉錦囊古、使奚頻送迎、

下里一唱、獻 朝鮮 津溟君、猥依佳稱之旨、苟抒  
蠡測之情云 夕顏巷

皇華奉命發三韓、隣好長修二國歡、向若望洋千  
萬里、愧吾學術未觀瀾、

右憑宗太守、以達焉

鄙語一絕、達于 朝鮮 龍洲君、叨託雅號之華、頗  
言觀礫之志云 同

副得朝鮮專對詞、征鞍弱纜海山移、水居深處精

東林寺裏作清賓、聞道羅浮絕世塵、忽有明珠投  
案上、夜來滄海泣鯨人、

七月廿日應宗太守之佳招、初謁 朝鮮 津溟公、綴燕  
詞一首、以代贄、奉呈左右 春齋

郊迎勞輶使、錦帆片々輕、東洋朝日曙、西路鳴  
雲晴、魚縱千尋壑、鵬飛萬里程、風濤安穩處、  
兩國共升平、

依宗太守之簡呼、初見朝鮮龍洲公、述俚語一章、以  
換東脩、捧于烏皮右 同

朝鮮王者使、交遣善芳隣、靈瑞知奇物、乾爻見  
大人、明珠元在領、紋彩孰攀麟、旅高吟了雲、  
奧東海濱館、

赴宗太守之高館、邂逅朝鮮竹堂公、作野律一篇、以  
代投刺、而達於座右

壯遊經海陸、遠到自高麗、卓爾使臣節、直哉君  
子姿、清陰傍砌茂、瀟灑向風垂、滿架南山綠、  
簡編載幾詞、

靈動、欲見雲行雨施時、

右因宗太守、以進之、

野詩一章、呈 朝鮮 竹堂君、過寓嘉榜之意、聊述  
尋驛之趣云 同

翠袖猶夕觀國賓、高靈再到繼芳塵、崑崙解谷知  
何處、管有鳳音堂有人、

右依宗太守、以奉焉、

顏巷君授以一篇新語、率爾效顰、以謝厚意

津溟齋

素願今成一識韓、當筵恨不罄交歡、華賸綺語元  
和脚、到眼如翻碧海瀾、

休論詩道似黃韓、顏巷多年自在歡、水到可知渠  
漸大、一言今見富波瀾、

羅浮公始聞子咀嚙六經之腹、而絕外莫乃能有顏之語乎、  
雖病艸和、那免信父面目、龍洲病時

扶桑初日映高詞、倏忽烟霞橫上移、由來美酒無  
深巷、何況春風九十時、

奉次 夕顏巷見寄韻

脩竹堂

以宗刺史之先容、折楊一閱、捧朝鮮津溟君玉座下、  
以爲初聞聲咳之券 考槃廼

源々千里水、揚厲孰臨深、穩得吾航便、好傳桑  
域音、北賓修聘好、東嶼入清吟、借問有何樂、  
如同智者心、

得宗刺史之弓招、村謳一曲、獻朝鮮龍洲君綺席右、  
以爲初接芝眉之證

適來專對副、踏破幾山川、三嶋十洲路、五湖七  
澤天、行藏諸葛臥、詩畫伯時眠、他日得雲雨、  
分恩必沛然、

因宗刺史之容接、鄙歌一拍、呈朝鮮竹堂君淨几前、  
以爲初對清容之契

交隣韓國使、日出海東隅、長展凱之譜、時開與  
可圖、柯亭烟一色、渭畝綠千區、風節存夷險、  
人言是丈夫、

改贈 林秀士

津溟

白雲蜚高唱、千金價亦輕、詞華欺錦繡、文彩妬

霞晴，春氣傳顏巷，心源識聖程，萍逢仍衰々，方覺足生平，

次贈 林秀才

同

珍木凌雲秀，奇峯拔地深，今來天外路，始聽郢中音，明月分清甌，玄風入朗吟，堪知考槃樂，亦何古人心，

宗使君家酒席，和林秀才韻

龍洲

繡句李長吉，奇書蔡有隣，誰知窮海外，今見若而人，冀北驥將老，滇南鵬化鱗，自憐槎上客，十載臥漳濱，

次 林秀才韻

同

君如孔北海，我媿謝臨川，淵視相逢地，奇毛欲上天，莫誇飄水手，應耻枕書眠，壯士羞文藝，原頭路坦然，

宗太守酒席，次韻 林春齋

竹堂

蓬嶋霽雲編，扶桑紅日麗，春林鐘秀氣，玉樹帶芳姿，天驥歸初放，溟鵬翼未垂，相尋豈修刺，

奉和 澤溪公之高韻

春齋

釜山浦上出東萊，萬里好風烟霧開，滄海波濤龍吐玉，他邦樓閣蟻浮盃，名高韓地幾年矣，客寓江城數日來，飯去錦榮何以比，功如漢室畫雲臺，

奉次 龍洲公之高韻

同

欣遇三韓專對才，主人屋裏雅筵開，自今彌約交隣好，海錯陸毛宜酌盃，

泰嗣 竹堂公之高韻

同

馬嶋牧司第，雅談玉露清，山頭朝霧霽，海岸水天明，萬里浮龍舳，一堂對兕觥，我邦佳境在，說與附君行，

宗對州席上，奉汚 澤溪公之高韻

考槃齋

砌庭淨掃絕蒿萊，此景此時望眼開，今日相逢聞雅曲，座中交酌舉巡盃，群禽片々浴波去，萬木蕭々洗暑來，直使遊人遂忘返，池邊築了一樓臺，

奉廢 龍洲公之嚴韻

本是雞林翹楚才，秋風稱意笑談開，盛筵奇觀演詩說，彩筆添光映玉輝，

莫厭枉清詞，

次酬 考槃秀才

同

弱冠才如錦，清文動座隅，聞名吾已久，會面未曾圖，脩竹元高臥，扶桑亦別區，使華非到此，那得識潛夫，

題宗太守林園

一區華館即蓬萊，勝日朱門停晚開，丹閣拂雲金作瑀，錦筵留客玉爲盃，林霞水際時濃淡，海鶴階邊自往來，惆悵星槎去後，夢魂應託此高臺，

宗太守席上

龍洲

風流太守一時才，甲第穹隆向衛開，列屋蛾眉梳墮馬，蒲萄美酒瀉金罍，

宗太守酒席，殊題一律

竹堂

飛閣出雲迴，疎簾臨水清，身兼五馬貴，掌有一珠明，寶劍交牙軸，金盤帶玉觥，君家再接宴，相伴使華行，

奉嗣 竹堂公之芳韻

同

珍重奇遊日，園林秋氣清，詩篇諧律呂，流水鑑虛明，來往幾停棹，獻酬今洗觥，扶桑千里景，一々入吟行，

附林秀士，奉寄 羅浮山人

澤溪

休論萍水即新知，隔海神交歲屢移，一見自堪欣意氣，百年還合托襟期，昨從蕭寺蒙詩句，今與寧馨共酒卮，良會世間難再卜，預愁天外費相思，

使君席逢 羅浮公二郎，走贈 羅浮公，龍洲

地部古無雨露邊，尙書才力冠群賢，窓前草帶傳家學，座下臯皮入道筵，明月垂輝繞漢掌，蚌胎流彩動藍田，數千里內無青眼，見爾二郎白髮年，內一作外，

醉贈 奉齋考槃二韻，詩有相勉之意

竹堂

顏巷非貧巷，芳庭玉樹聯，風流殊俗士，經史自家傳，筆可師懷素，詩宜效謫仙，文章亦小技，大道在前賢，



奉和 竹堂君之芳韻

春齋

屏讀華篇裏，芬芳字々聯，兩邦交際久，千里信  
音傳，席上宴三恪，飲中勝八仙，良哉奇遇日，  
幸甚對諸賢，

奉和 竹堂君之詩韻

考槃通

聞君歌一曲，金奏又珠聯，才望洵油秀，芳聲日  
域傳，威儀猶拔俗，筆墨動通仙，拚却異端害，  
同當學聖賢，

席上宴罷，三使將歸時，竹堂筆語，示春齋考槃，

吾當西還之日，君等可再來相見，

春齋答曰，滯留有口，則可訪旅館，雖然足下達此日

於宗太守而可也，太守招我，則必不俟駕也，

竹堂曰，吾欲見君輩，豈待宗太守耶，西還之日，當

一邀所館

先是，螺山筆談曰，竹堂欲見  
夕顏巷及春齋之意有焉云々，

奉次 澤溪公之玉韻，二十一日

夕顏巷

德鄰交道古來知，千里同風與世移，人駕浮槎追

烟霽，石上莓苔雨露濃，清酒薦時靈氣動，祝文  
讀處秀才功，神風肅々我邦外，吹入三韓客袖中，  
此行也螺山爲讀祝官，赴  
日光山，於神前誦祭文，

松贊

竹堂

幹孤而直，此真松也，雪霜凌競，不改其容，亦  
吾所愛，惜受秦封，

竹贊

吾堂名竹，雅吾所好，中通外直，君子之操，竹  
讚求吾，樂爲之報，

梅贊

恠查秀條，藥則布着，屈漏騷經，范稱尤物，而  
貴皎潔，愛此淡墨，

秦欄

竹堂

夕顏巷見寄螺山韻  
高宴逢佳上，文才愛接聯，詩因二陸贈，報自老  
蘇傳，蓬島留連客，銀臺出入仙，瓊枝凡一見，  
懸榻待吾賢，

昨於酒局，接令胤二韻，真如玉人也，歸來歌々在懷

博望，誰彈流水待鐘期，手工最運真行草，目擊  
能言寓重危，（補）耗賜清詩何日忘，無邪元是寄吾思，

奉和 羅洲君之瓊韻

同

金絨藥馬日華邊，孟底紅雲酌聖賢，時有繞朝雖  
贈策，世皆釣叟不拋竿，杜窓相對千秋雪，顏悲  
何憂二郭田，若把君詩比西子，崇禎風色破爪年，

奉嗣 竹堂君被寄兒輩詩韻

同

新詩噴白露，落手橫双聯，情使筆談見，事因錦  
繡傳，北辰瞻仰處，東海遠遊仙，官職須相稱，  
大夫通訓賢，

應朝鮮朴進士之求，題其壽像，

進士頃日於美濃守府坊，  
過諸工狩野探幽，請畫其

眞，探幽即國之，  
進士求余贊詞，

夕顏巷

繪是日東繪，人是朝鮮人，仙螺累在石，臥龍裁冠  
巾，奇哉朴進士，認假以爲眞，々假同一理，隱  
顯共分身，彼此奈消息，請看手澤新，

送螺山處士赴日光山

春齋

將詣日光趨闕宮，廟前想像祭儀豐，山頭草木雲

中，誠實 公百不變也，持詩柱擘，報知 左右，不  
以吾所勉之言爲憤也，幸甚，茲廣無語以奉耳，郢和  
雖數，荆識尙遲，區々之意，見於詩云，

答竹堂

夕顏巷

倩朴進士所求之松竹梅三幅贊，被染健筆以賜之，  
不知所謝，吁松之節操也，竹之貞勁也，梅之芳  
潔也，皆備于一筆，誠是寶玩也，如見 君之清  
丰乎，慰悅有餘，且被惠五言律之再和，吟賞多  
々，幸之又幸也，聞日光之假裝在明日，想像紛  
擾之中，早有此惠賜，亦以爲感謝，昨日兩兒輩，  
赴宗牧司，執謁于 君，我喜而不寐，况賜高和  
乎，餘附它后，姑此不備，

七月廿一夕

澤溪君幸賜高和，璫瑤蕭然，光輝璨焉，可謂金生麗  
水，感謝之餘，再嗣前韻二首以呈之，俯冀笑納，仰  
望申覆

夕顏巷

朱衣累百豈望韓，瓊報璧枝尤忝歡，松嶽風來東  
海上，銀濤齒頰是清瀾，

詩有杜陵文有韓、指摩瘁處使人歡、請君屹立如砥柱、雄辯須廻旣倒瀾、

余以我方畫工所製松竹梅、求贊於竹堂君、乃馳大手筆以賜之、何惠加之、古人云、不得見淵明、則得見菊花可也、余未執謁於君、豈無恨乎、雖然讀此題詠亦可也、就中此君若君之堂顏也、與聞玉聲對金影、何以異哉、於是漫賦三物、以奉謝之、想其被笑擲也、若有所不捨、冀賜再論、惟幸、

松

夕顏巷

喬松秀出歲寒中、枝似蟠龍葉似曠、去鶴來時逢道士、白雲深處問山童、君歸須協三公夢、吾老何聞十里風、相約四時無改色、吾從紫塞雁池通、竹

愛看琅玕綠簪新、此君々是一佳人、義於外面何無節、信在中心似有筠、墨妙嶙嶙坡老手、盃春斟酌盃輒醇、七賢遊處已陳迹、爭及重陰蓋四隣、梅

多日、只願公程住少時、

寄朴進士

同

聞還自日光、依舊寓居、稍就平安、幸甚、前日未酬和篇、在途中可以裁之、想脫藁了、待枉寄之耳、且日光祭文記得否、爲寫一通以賜之、又幸也、是所欲也、松竹梅之贊、竹堂君健筆、已得入吾手、以足下先容故也、謝而有餘、今又呈此三封于二君、望請足下以達之、欲無違失而已、庶乎彼往此來、此往彼來、與足下時々對話也、然無如何哉、餘附面布、

單衣一領、葛衣一領、贈之宜無却焉、聊表寸丹耳、嗚呼西歸在近、何日再會、臨紙悵然、

律詩一首、奉獻 朝鮮 尹大使君 聊叙同姓之事跡、以呈鄙意

春齋

奉使扶桑初日邊、回頭故國白雲天、礼曹參議職官顯、通政大夫階級連、宋代文於師魯盛、程門學自彥明傳、高詞誦處絕凡俗、穆似清風周雅篇、

昔時論味不論香、誰向詩人共激揚、傳說美鹽雖並稱、靈均詞賦奈何忘、招來處士雪冰魄、斷盡賢臣鐵石腸、一樣春風一枝月、請令花信報東皇、

奉寄 顏淵君

夕顏巷

兩伴風還、于日光山、諦聽動靜無恙、七崗安穩、定本誓蓮社之舊館、珍重商回所呈年字之和章、既致拙訖、相達否、所賜時字之高和、日光發軔之日、自宗太守、傳入吾手、開緘則種紙之綵雲、猊毛之白虹、若非自海外來、即是自天上到歟、照映蓬幄、搖動銀海、殆似飲暇眩之藥也、雖然吾詩病反覆、沈痼猶未瘳、吁君吟囊底、有郭景純青囊錄乎、有呂洞賓長生之藥乎、請分授刀圭、以際吾病也、於是再次前韻獻之、若使魏菊莊之嚮來問、則菊莊之菊、蘭室秘藏之蘭、秀于武野之秋乎、况君之秋詞、可有絕唱、不易和者乎、嗟々舉空谷之遑、兢々觸逆旅之情云、

秋熱消除白雪詞、西山爽氣袖中移、相望私覲計

律體一章、奉呈 朝鮮 趙副使君、而言同氏之故事、以抒野情

奇骨峭容韓國寶、經筵侍講紫微宸、漢儒章句七篇孤、普第勳功半部論、問道鐵顏真御史、訥齋綱目屬誰人、春秋館裏勸懲筆、談陸未看々伯循、副使兼經修撰故及此

筵侍講春秋館修撰故及此  
七言律一篇、奉寄 朝鮮中從事、君同族之事實、以述所思

同

貴國本邦元德隣、風儀望處喜津津、叔時辨說猶煩議、不害刑名豈可遵、秦伯憐難出兵馬、漢皇安老轉蒲輪、古來靈地生人傑、君是前身崑崙神、

又綴排律、以同呈之

美興芳聲當世鳴、朝鮮國裏是豪英、五千里外鄉園遠、六十餘州日月明、桑城到來多勝致、蓬山何處憶長生、武城倍侍御觴賜、靈廟恭呈蠶藻誠、筆慕鍾王知妙訣、詩追李杜有奇評、思君別後聞音信、雲水悠々滄海情、



## 客螺山居士

日光修途之後，殆七八日，不堪瞻望之至，聞今日歸入木營旅亭，想虛照臨之秋霖，泥滑路難，其勞困不易言也，然祭儀既畢，則賓旅之大幸何加焉，前同所約酬和之詩，已成否，欲早見之，紀行吟詠若干首乎，唯恨與君不同行也，早詞今呈三使君，乃并父弟之所寄，皆以傳達之無紛失也，幸々，嗚呼告暇在近，則我輩屢赴閩澳州，加羽州之假館，以待之，足下可來會也，只恐將命者，不達而已，暑衣一領，聊表寸誠，笑納惟幸，絕句一章口占，以副之云，

日光光畢返江城，異境往來難做情，旅邸新添檐際雨，淋爲蜉蝣助詩聲，

狂歌一篇，奉獻 洋溪君，以寓寸忱，且待瑤報

考槃適

渺茫乎滉漾乎，四海之水通九州，々々之外幾九州，海水古今長悠々，遠古洪水汎濫久，堯增百憂民亦憂，僅非高密乘四載，何免纖々生魚頭，水道一平萬世利，尾閭沃焦洒不休，驚瀾怒濤相

見龍現井中魏氏亡，高貴鄉公既逆識，一祥一災其理如此，不如早顧我行之直不直，君是雞林侍

講士，星槎浮海來殊域，謁見漫唱巴人謳，高和讀了有剩種，案頭不用玉塵尾，眼中塵埃既拂拭，

余欲調 竹堂君之心良切，而無媒徑，一口朴進士謂

曰，君欲相見，於是瞻仰之心愈切，偶會宗太守選三官使，初得謁看，何幸加之，連日之鬱滯，一時渙然，

且席上辱佳和，又受一篇之賜，多幸々々，未幾，三官使有日光之行，故未得謁，接對，乃以鹹陝之贈，

俟隋和之報云

同

非草非木自然之奇植，標格陰々尤可人，能抱歲寒不凋之姿，挺出千年晚節之身，貞幹含涼不受暑，清影瀟灑自無塵，會稽之宿翠森蟲，淇澳之水青淵淪，宛丘愛賞竹夫人，屏山呼作蒼庭筠，鳳鳳飛舞來啄食，黃雀啾啾即嘉賓，王子猷之愛，自言不可一日無，白香山之養，細論植養墨痕新，西轡之杖，東坡之畫，能扶老能逼真，不求一滴曹

齊種，長鯨巨鯢有去留，鱗族千萬游泳處，又見往々架巖樓，東涌西沒齊汨水，南橋北楫來去舟，木華張融賦新成，魯連蹈海傳千秋，斥鹽最有人間用，此中寶藏難指籌，見說海勢甚雄壯，却使乾坤日夜浮，盍看潤沼與溝澮，何況行潦歸溪流，一聞溫語遂不忘，清丰猶如在我眸，請君向來遠別後，傳得潮沙書信不，

蠻歌一奏，奉呈 龍淵君，以寄微志，且望玉和

同

龍之爲物四靈之一，神用變化不可測，廣利廣潤，廣澤廣德，分在東西南北，八十一鱗登天後，奧雲致雨霑萬國，張鱗搖頭橫行天地間，赤鱗公。龍參軍。龍主簿各助威力，春曦雨風，夏龍風香，能使農夫安稼穡，膏澤油然，園松澆沱，能使草木遂生植，神龍之功德不可得言，恩通今古無窮塞，何事却忘充悔戒，化作老翁來吞墨，君不見沛公有龍顏之奇相，四百餘年啓宸極，又不

溪水，請看六逸笑相親，玉嬰兒既脫錦綳，風味適口勝八珍，君今握節到日域，水則鵲翼陸車輪，不辱君命千萬里，每逢佳境費吟呻，我以紹介得接顏，和氣盎々滿懷春，席上觥籌交錯間，時見新詩重千鈞，詩法欲窺李杜壇，況又筆勢絕比倫，豫愁它日思君，欄外望無奈，千山之列國，萬水之繞巡，

又

春風起步出朝鮮，留滯清秋白露天，烏帽愛吟江府月，星帽登陟日光巔，我爲海外不羈士，君是吏曹從事賢，願染健毫投陋室，囊中想有許多篇，聞君是申文忠公之後，又裁一絕

高靈風韻一時鳴，萬里復傳專對名，家有海東諸國筆，知君識蔡異邦情，

客科螺山十首

同

足下赴日光，如在並州者之渡桑乾乎，我在此，不相見漸可十日，相思之心，如山之遠，如水之長，如火之揚，如絲之亂，黯然之情，不可勝記，古云，一



日不見，如三秋，不亦然乎，志之所發，圖塗抹如左，敢無倫序，莫訝焉。

其一

頃來爲不接清顏，意馬心猿難得閑，短坂從茲三百里，征驛直到二荒山，俯看遠水湛藍錦，仰見群峯削玉巒，定識靈神應饗享，祭文傳響白雲間。

其二

萬里客行如轉蓬，春雲夏雨又秋風，奚囊日夕定應重，物景多般橡櫓中。

其三

相遇共忘年，別離淚潸然，一場書幌夢，知是到君邊。

其四

槎上遠遊客，欣逢邂逅時，坐來交際淺，猶恨謁看遲，白雪入文藻，彩雲泛硯池，君詩吟詠久，他日慰相思。

其五

風俗質樸無紛奢，唯恨浮屠滿左右，吾生窺見聖賢書，常向文房對四友，偶爾相逢尤歡然，客氈未暖又東走，互以詩章通情緒，羈愁消散一盃酒，君是進士我韋帶，筆語鄭重交彌厚，飯帆萬里既在近，獨吞別恨座戶牖，古來兩地相來往，只祝基業垂不朽。

其九

奇逢風月嘲，詩句費推敲，（破）後會縱難再，莫忘數日交。

其十

六言  
經過南北東西，委任征帆匹蹄，羨見江天素月，分光長入君間。

答羅山地部書

龍洲

得足下兩度詩，若叙密知，足下學道而脩辭，詩句特其緒餘游戲耳，不佞生長東華，業操觚遊友朋間，今髮種々，得此於人蓋寡，不意遇足下於窮海之外也，何幸々々，抑足下所謂詩病沈痼者，果何謂也，沈休文之減帶，李白嗜之淫書，郊島寒瘦，皆古人沈痼之病也，足下於斯術，果

韓國元來日域隣，詞章風化一時新，儒先錄與東文選，讀了初知不乏人。

其六

孔孟程朱是我師，異端雜說漫多岐，擬經可笑文中子，原道未瑩韓退之，方寸月明無晦翳，虛靈鏡掛絕瑕疵，與君相別又相約，同信儒教終不疑。

其七

國寶在隣好，往來知幾年，既知磨岫外，相接雁池邊，名號列書史，俗風設豆籩，三韓王者迹，今作一朝鮮。

其八

我國神風滿九有，古今一姓王業久，五畿七道海陸路，六十餘州各分部，政刑禮樂選得失，律令格式考臧否，千年文士多濟々，百萬武夫共赴々，大學寮中儒風起，才子書生相先後，逸勢佐理知筆法，海山屏風好畫手，倭名一書是方言，卅一字歌不絕口，閩國同是嚮學術，研覃相爭惜寅酉。

有是病否乎，如不佞實未嘗折肱於斯術者，安有肘後之方，可以醫人之病乎，然咫聞古人之語矣，養由基善射，百步穿楊葉，傍有一人，曰子善射，可教射也，由基怒曰，善射而曰可教射何，其人曰，子雖善射，不以善息，前功棄矣，由基稱謝，吾亦欲以是規足下詩，足下以爲何如，詩道實難，詩出性情，故三百篇無非性情也，下而魏晉氏諸作，祛性情，而入於浮，唐以下則愈浮，而愈祛性情矣，惟李杜氏振歷代之浮，間出性情語，然豈有程伯子朱晦菴之理到一語乎，不佞數吟伯子，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傍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晦庵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之句，不覺手舞而足蹈也，不知足下其亦有意於是耶，賢胤二妙，誠千里駒也，此邦雖比之蘇氏父子，不爲過言，然老泉子瞻子由孰與太公兩程乎，願足下毋淫於擲闔縱橫之術，鑽仰兩程，使日域蛾子有所矜式，幸甚，昨因行役之

勞、顏擲終日，今始據摺，信筆以復，勿以爲過，

荅龍洲

夕顏巷

夕顏巷林道春、覆拜呈書

朝鮮國官使 趙君足下、

疇昔辱復 手書、與面命告戒、無以異乎、多幸  
々々、足下東遊、誠是十數年之奇也、余偶在此  
時、雖不謁左右、然唱和二三回、足以少慰平生  
餘力之暇、陶寫性情、以寓感慨、然未能得理到  
句到、故以有詩病告之、蓋戲而不爲虛也、 足下  
以釋朱詩教之、程朱集諸儒之大成、接千歲之道  
統、天下後世無異論、 足下之所仰、余亦然、豈  
管詩而已哉、除詩病、無如思無邪、故雖詩學盛  
於唐、理學盛於宋、然方萬里評唐詩謂、朱文公  
詩、有向上之工夫、以其得六義之旨、非尋常墨  
客所能及故也、其然乎、昔李太白、爲七澤之遊、  
廣其所見、寓之詩句、今 足下東遊千萬里之心  
目、亦可以寓乎、余生日出處、只觀太陽所輝耀、

洪波所激揚、未涉馬島釜山之境、況於日沒處之  
遠乎、局量褊淺、耳目狹隘、何無恨乎、雖然道  
無內外、理無遠近、與四海相準、宇宙備於我、  
可以無恨乎、古今評詩者甚多、就中道通天地、  
思入風雲、宜哉至聖人所論、則用其極、姑舍是、  
足下指余及二子、以譬諸三蘇、褒弊之至、固雖  
可喜、然不虞之譽、過當過實、不堪惡緒、唯巖  
岩父子昆弟、皆一代之奇才、千古之雄偉也、人  
皆景仰之、雖然 足下之仰程朱、余亦然、儀秦  
之揣摩猶拒之、況緒餘乎、佛老之滋味猶吐之、  
况糟粕乎、與人所仰異、而與 足下之仰程朱不  
異者、是余之素志也、今又以 足下之所言、而  
益自勵、愈自警、願與 足下共堅此志也、不踰  
矩始於志學、故古人曰、仰彌高、又曰、所願學  
孔子也、曾聞荷篠丈人、使二子見子路、今余使  
我家冠童見 足下、彼一時避世乎、此一時避嫌  
乎、蓋不負公也、何慢哉、舉々不能措也、余未

26. 1897.

Wunenberger, Ch.

"La mission et la royaume de Humbé, sur les bords du Cunène," Missions  
Catholiques, xx. 1888.

Yarrow, H. C.

"Mortuary Custom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1st Annual Reports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1879-80), 1881.

Yate, W.

An Account of New Zealand. London. 1835.

Yetts, H. P.

"The Chinese Isles of the Blest," Folk-Lore, London, 30, 1919.

Yule, H.

A 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55, London, 1858.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edited by Lazarus und Steinthal, Berli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Zwaardemaker, H.

Der Verlust an hohen Tönen mit zunehmendem Alter, in Archiv. f. Ohren-  
heilk, Bd. xxxii., 1891.